





賴古堂尺牘新鈔三選結隣集卷之三

周在梁園客

豫儀 周在浚雪客 鈔

周在延龍客

徐

芳

仲光拙菴江西南城人  
遺稿

答錢牧齋宗伯

辛丑

屢日俗客在寓斗室喧杳欲一肅奏記不得間復承  
寵集文席親切得以備聞古學矩要當世大事歸來  
愴恍若捧盃水以觀滄海握拳石而指華岳既喜得



見天下高深之至。擴其胸眼。復俛而自廢。嫌其細瑣之已極也。僕少負薄志。壯罹多患。摧悴連蹇。迄歸墮棄。雖有讀書懷古之思。而生長僻隅。數罹兵燹。典籍蕩盡。腹枵氣餒。神智日竭。無當世鉅公名人。相共揚激。開其黠罔。指示途徑。因循拘鄙。日復一日。其懷往切積。獨欲一進于先生者。以先生之學。非近代一切文人之學。而僕之所取鏡。當在是也。而先生不加唾棄。曲意引接。嘉言屢錫。稱許過當。此豈以其不足深教。例答之乎。抑僕如是之文。乃遂有當于先生哉。小

善寫細事  
筆筆可愛

兒之學步也。始而寸移。繼則咫尺。徒若前若却。一蹶一起。幸而數武之遠。偶能自致。則其長者。且拍手謹笑。撫摩獎惜。探棗栗而競擲之矣。非步之善止。此進止周旋之節。小兒未暇及也。幸能是是。亦足矣。其所未至。姑徐之以責其後也。先生今日之所以進。僕亦猶是也。僕雖不敏。安敢不益勉焉。以求無愧於他日也。

答竹關禪兄 庚子

接手教云。本師浪杖人。訃至。必往舉禮。弟竊有感焉。道兄名高天下。而天界道場喧杳。非幽貞秘息之地。



雖大賢坦履萬無他慮然鴻飛冥冥是我輩今日事  
 竊以為袁閔土室不應築於廛市而彼烹芝餌木者  
 入地肺何必更過咸陽之都也古弟子之於師命曰  
 心喪時地所隔為位而哭足矣不必赴方外之禮又  
 當有脫於俗內者道兄雖曰受具浪師而浪師高足  
 滿江南高座拄拂半經付授此番訃報張皇趨走當  
 自有人奚必道兄之至而後禮可舉也夫名之所在  
 忌亦生焉今天下畸人十九歸佛本欲借以逃名而  
 名之所趨得佛益噪又復有淺妄之輩揚詡之間疵  
 莫謂出世舉足便無

荆棘正為  
 出世舉足  
 偏多荆棘  
 也所規極  
 正

豐萌伏將來不少私心議擬道兄今日願且為淵明  
 勿遽為遠公也弟且不願道兄之竟為淵明而遽為  
 遠公無乃失潯陽本色耶道兄謂之何

與林孔碩 乙巳

弟生平百無一長獨堪與一枝遂臻神妙亦如涵齋  
 之畫其始非以求食而卒食焉是天憫其窮使不遂  
 至於困絕也涵齋之糊口以手弟以目所謂近取身  
 尚賴有此也

無意中便  
 入趣

答劉子淳書 癸卯



在他人有  
萬分不能  
及處人高  
其才華我  
獨推其身  
分

道兄不罪疎濶教命辱及惓惓悃悃非道兄無從聞  
此語然就中委曲亦有難已於一言者如來示所云  
寔皆影響不知心之語其最可笑則權子母一事夫  
所權子母者非以貧無可治生而藉什一之息以自  
給乎此於事誠俗然生之不可不治盡人然矣石可  
點乎字可煮乎吸蜂可成飯嘔絲可供織乎而子敬  
之困可常指仁祖之食可常乞吉則奉母之粟可盡  
索之范仲淹凶則欲舉之喪可盡仰給於故人麥舟  
之恤乎若然則必化膚成羽使無寒化腸成筋使無

餒化妻孥僮娣之屬為陳仲之狷黔婁先生之介烈  
却衣食以死無怨謫而親戚友朋賓客之至者以塵  
飴塗羹飽之吉凶婚喪盡出圃中之種壁坪上之種  
金應之而後可又不然則去爾妻子絕爾朋友廢爾  
歲時享祀男女婚嫁子立孤往以吹道上之篋趁木  
蘭院之齋鐘或庶幾耳而不然者稱貸既不可常干  
澤又非吾事幸有杖頭之贏額中之息與眾權之出  
之原非強人收之亦非踰分不猶愈於仰面之勞叩  
門之屈乎弟今所苦正以四壁僅存無子母之可權



忽歸大道  
真學問人  
真經濟人  
語但恐安  
石之新法  
藉爲口實  
耳

耳。非。權。子。母。之。傷。潔。清。而。遂。戾。於。道。也。周。禮。一。書。周。公。運。用。天。理。爛。熟。之。書。而。其。所。列。財。賦。之。掌。十。居。四。五。大。學。明。德。修。身。而。生。爲。食。用。於。平。天。下。之。道。三。致。意。焉。夫。聖。賢。之。學。切。近。人。情。而。有。濟。於。用。如。此。彼。以。財。用。瑣。俗。不。宜。言。而。束。手。坐。困。者。此。迂。儒。之。論。所。謂。遠。於。事。情。者。也。然。弟。實。無。是。也。自。昨。歲。青。氈。方。盡。之。後。復。有。先。兄。小。女。舍。侄。文。侯。輩。之。變。骨。肉。慘。急。誼。無。坐。視。前。後。襄。助。動。費。不。貲。生。平。未。遇。真。仙。無。擲。米。成。金。之。狡。獪。無。張。燕。公。冥。中。之。數。十。鑪。爲。之。鼓。鑄。錢。幣。何。處。得。阿。堵。間。物。盈。溢。筐。篋。而。子。之。母。之。責。息。苛。急。之。說。胡。爲。乎。來。哉。甚。矣。小。人。之。妄。誕。不。根。好。爲。謗。誹。如。此。也。權。子。母。治。生。之。常。貧。士。爲。之。不。足。笑。獨。怪。無。其。實。而。竟。濫。其。名。也。

答黃石菴侍御

甲辰

來教諷釋數過。酸風淒雨颯然而集。不但披示所及。卽諸未及。亦能以意會之。嗟乎。吾輩于今。固天地間一種苦物。如蔬藿果匏。草茶木藥之類。賦質已定。不可如何者也。然以數百年滄桑。僅有之遇。鋒鏑豺虎。



其甚為之  
解言是如  
此憂苦中  
讀之令人  
心氣都平

風霜剝蝕之久。凋殘螯嚙。不可數紀。而吾兩人一息尚存。吾兩人之家。亦尚未至盡罹慘厄。卽此邀天之庇多矣。其他艱難窮窘。橫逆挫頓。種種之遭。皆分所當然。無足深詫者也。道傍之李。其得免於寸寸拆摘者。本以膚骨酸澁。不堪啖嚼之故。若必與上闌朱櫻。驛騎丹荔。爭榮競爽。不但乖其故性。而珍玩之下。齒牙隨之。其禍乃滋甚矣。且我之不能爲彼。猶彼之不能爲我也。弟所以易悲爲愉。而轉以爲石菴慰也。

答蕭明彛

戊戌

嬰兒落地  
便哭想亦  
爲胎苦耳

明彛今日拂且亂矣。然彼蒼深心。吾儕夙植。皆於此徵。明彛亦姑取爲動忍之資可乎。夫動忍之資。何不可怡然受也。宗不云乎。瓠苦連根。瓜甜徹蒂。吾儕今日。旣不幸而爲瓠矣。以苦胎苦其數。固然雖欲易以甜瓜之甜。其可得乎。則謂今日種種之不齊。皆明彛茹荼之根。滋而蔓之可也。以彼易此。尚當不屑。况甘如環。安見瓠之不爲瓜也。東郊佳勝。神往已非一日。但寵召先期。反落色相。倘山中猿鶴。不以俗駕相攢。松下露葵。當隨便爲明彛飽之耳。



寄王斌為孝廉

往范堯夫麥舟贈友一事。千古稱之以為不可幾及。然彼自具故人之喪耳。使非曼卿亦未必然。今弟輩以傾蓋之身。而得比於曼卿之列。使生免吹篪之困。歿無委壑之憂。此等高誼。視古人不更有進乎。陶元亮乞隣得食。便以冥報相期。弟於今日當何所云。

陶公之言  
是實話不  
是哀語然  
實話更哀

寄張武仲年兄

戊申

讀手教為啞啞笑不得止。崑崙層期之國。有大鳥焉。飛則遮日。能吞食橐駝。海上有虎鷹焉。其身若牛。能

世人便欲  
于筋上刮  
肉

飛捕虎豹。彼其道遇鷺鷥。雖聚數十百輩。尚不足以克其一咽。肯碎碎焉。嚙其脚間之筋肉乎。鷺鷥幸甚。而割之者又廉甚也。然今天下肥皮厚肉之人不少。而吾輩一二兄弟。受骨偏瘠。武仲之窮。既不能保微肉於鷺鷥脚上。而弟之拙。復欲削餘金於子午針頭。可笑亦可悼矣。此間旅處六月。山水間無一錢之入。曾有自嘲詩云。生計世已無。誰能為死計。青鳥飛入雪。看來是白的。舉向武仲亦應啞然笑也。

與某上人



大和尚可  
以已矣

雲門和尚說法如雲絕不喜人記錄其語見必罵逐  
日汝口不用反記我語他時定販賣我去今號為大  
和尚者紛紛語錄自記自刻若惟恐人不販賣者異  
哉。

寄沈仲連年丈

遙悉近履安坦吾輩今日即此是福若環堵蕭索是  
本色亦即分內緣難死之心易露之骨直是生成窮  
本領如苦瓠根終不能結甜瓜蒂弟別十八年種種  
艱虞困辱凄冷險阻之遇分之十數人尚堪銷魂喪

魄若使彝齊作總裁范丹梁鴻諸公為分校舉放天  
下窮人榜弟之名次不落三數下也

寄張蕙嶸副憲

丙午

方寸灰冷遂有土室袁閔之志而塵債煎逼擔亦未  
得遽釋支應疲苦湯火等困計無復之惟子午一針  
可以資生逃俗兼義在食力人已兩無愧也已擬新  
秋發棹脫籠健翮大有雲霄萬里之興南北東西無  
向不可往時名人方伎寄跡不必精專如子陵之釣  
豈在豐魚伯休之藥未必瘳病其于致趣蜓水點綴



仲光不仕  
高隱以堪  
輿自名其  
志足哀然  
其術則已  
臻聖境

而已。若弟于此道好之。既出于性。詣之又徹其微。不類高人之寄跡游戲。受其直而怠其事者。有士如此。以充今日之堪輿先生。蓋亦可也。弟與足下不得言者六歲矣。而舍堪輿外。又無可言之事。滿紙蔓絮。輒復如此。足下應爲一笑也。

與周櫟園同年一

兩日小有人事往來。賜到字觸燈下細讀。盡數十紙。如雨之汗。如雷之蚊。皆爲忘却。昔人讀書。獲一義。如獲一珍珠。船櫟園錫我何多也。天下大文章。無着奇

處。從來異書。多是零碎本子。大禹山經。周公爾雅。荒唐瑣屑。古聖畢收之矣。不可謂識小非道。多學而識非學也。弟嘗擬輯一書。名曰字廣。自說文正韻而外。

凡奇詭諧合。與于聲音點畫之數者。無不收采。零標碎擷。大畧皆楊文公衲被之屬。而義類稍廣。手不給目。得櫟園是書。便覺可廢。卽不然。直作一謄錄。生已坐得六七矣。其快且何如。小序佛頭之糞。驥尾之蠅。一懼一喜。兩念方戰。未知其孰勝也。向屬文選序擬上。枯腸濁腕。豈堪叢笑。不敢如李夫人覆面到底者。

片光每一  
札必以韵



語結之自  
是晉人風  
致

知櫟園一見卽棄之也

### 與櫟園論字學

生平資性淺僂不能讀艱深奇奧之書而尤荒于字  
學如字母說文諸書每一展卷頭輒涔涔痛不可忍  
因遂置之以爲字取成文達義理適于時用而已不  
必點畫微細盡合于古楊修得尚書古文書訊刺字  
並皆用之當時稱爲怪人夫尚書古文已不能通于  
漢魏之世況今日乎如必取數千年前之古文原委  
與今文銖銖較議若者合若者繆則周冢玉文八十

近世方爾  
止顧寧人  
多有此議

字合李斯叔孫通兩人僅識其十其不識者亦已多  
矣而顯節陵之科斗書以張茂先之博物竟不能辨  
秦周晉漢相去非遠而書法懸異則已如此又安見  
文之今者爲今所謂古者果遂古乎世儒屑屑以上  
世遺文評議天下之字而責其必合者亦見其不達  
也故嘗竊意字學之妙不在正詁而在旁通正詁前  
人已詳無庸以碎益碎旁通觸類引伸其蘊甚宏其  
用甚大吾輩讀書識字固當于其宏且大者求之年  
來字廣一輯意頗在此櫟園已先得之照乘之珍出



予嘗云介甫字說定有可觀惜哉其不傳予雜見于諸書者僅二十四五則耳

曲暢其說字字令人首肯

矣。草際飛螢亦奚以爲辱下問。愧其無以應也。因又有積疑未剖者。字畫如易。離合變化不可典要。往往于正詁之中。寓旁通之妙。如夢刀得州。失禾增秩之類。約其大旨。不出象形會意數者之間。推此卽水皮爲波。三牛爲犇。其說亦似未可盡詆謝。石。宣。和。靖。康。之。季。介。甫。字。說。盛行于時。其學未必不出于此。惜其書罕見。不得其全本讀之。以考其得失也。妄意介甫之謬甚多。不在字說。後世之苛求不已者。正以當日崇重太過。而蘇黃諸君之筆舌。夙爲天下學士之

所傾嚮。一經拈剔。嘻笑之傳。甚于怒罵。介甫之徒。雖百十手口。固不能與之爭其廢焉。宜也。若論介甫之精心博識。著作無不工者。未必字說一書偏爾。紕繆其所以爲說。亦固出于六書之中。至于支離穿鑿。卽許氏說文。亦有不在介甫下者。而世奉爲金科玉律。介甫之書。世無見其全者。徒以一二字之沿襲。指摘句讀。小兒語及字說。便加排議。所謂有幸不幸也。此語從不敢聞。以櫟園胸具千古。因以其所疑質焉。又不知是書于世。尚有傳乎。其旁見雜出。櫟園博涉。



之餘亦別有所得焉。否也。旅舍喧沓。心緒復當潰亂。小序語不成次。聊以恭命發笑而已。

### 與櫟園三

文選序欲待數日閒靜之力。淘汰胸次。使脫粟之麤。差堪比于麥飯豆粥之列。而時日無多。復不能得。潦草供應。竟成半米半沙之炊而已。不知年翁竟吐之乎。抑將轉付庖人去其沙以進乎。載觀古人爲文一篇止論一事。不更以多端雜之。故其言各有原委。而開閣變化。一論自成一局。近世爲文。不察其指之所

出仲光手  
卽尋常語  
亦往往引  
人勝地

在。惟欲其多。論文則必兼其政。論政則又頌其學。過情之譽。浮蔓之言。錯然並進。而惟恐或漏。譬之村俗。召客攢果。集盒千家。一色不待其出。而逆知之。故文品日卑。而不免爲識者所噦。反不如夾雜之沙。雖棘齒而尚不至于臭腐也。年翁生平在人耳目。卽文章一事。揚扝有不盡者。煩引肆及挂一漏萬。反恐真至之言。等于例套。故盡刪之。年翁深于古。當不病其略也。何如。

### 寄荅壽昌卓公



今人秋興  
必不敢作  
七首九首  
亦大可嗤

大詩日臻高潔。楚歌十首，尤蕭然遐寄。但愚以爲首尾二首，似在可闕。以其首尾太分明也。且足之卽十止于十而闕之卽一首中各具千百首則奚必十而十之乎。古人之詩有如是起如是止而人卒不能尋其所從首尾者。此真能起止者也。謬意如此。幸勿狂而笑之。

答西昌秦令公

甲午

古名臣之以循吏顯者，莫盛兩漢。史冊所記，若于曼倩、朱仲卿、何君公、卓子康，此數公者皆以守宰致位。

公卿然當其時，聲稱之所以烜赫於人流及後世者，不以公卿之故而以守宰。則是守宰之所獲不遜公卿也。而黃次公爲丞相，或以爲功名反損于治郡。夫郡守之不敢與丞相齒也，亦明矣。究極其重在此不在彼。今門下處東海桐鄉之地，而力行曼倩仲卿數公之事，則是數公之名與實門下恣取之也。斯其所得較世之寵利碌碌者，果孰多乎。而他時雖位致卿相，一如數公人之稱之，未有不首于今日之西昌者也。夫道在我者也。利害禍福在天者也。古來端人正



信哉有命  
君子落得  
爲君子小  
人枉了爲  
小人

士孤行一意。危言勁節。冒人主之忌。犯當塗之怒。卒能以功名老。無纖介之累者。時時有之。而彼嚙伊諧。世者。乃或失焉。天下事。豈盡知計所能及哉。漢武之世。誅責數及寵倖。而汲長孺之抗。戇乃更見重。以社稷。臣稱繇是言之。利害禍福。信在天而非人可必也。

陳弘緒 士業江西新建人

石莊初集

二集

鴻猷集

遺稿

### 與曾堯臣

堯臣足下。僕與堯臣交二十年矣。南浮閩海。北涉漁

陽。上谷。齊魯。鄭衛之墟。東過錢唐。歷會稽。足迹幾半

天下。求其慷慨俠烈如吾堯臣者。指實不容數屈。不獨其人難邁已也。文之高古。靈秀義味無窮。而變化莫測。使讀者如對左國檀考馬遷韓蘇諸書。則三百年來。吾猶未敢以六七計也。而况於一時哉。僕然後

知曩之期待於斯世者。過厚而人與文如堯臣。洵矣其未易卒逢也。嗟乎。如堯臣而尚困於諸生主司。不以目迷方叔。爲慚。同輩不以黜落劉蕢。爲耻。而知堯臣之深如僕輩。又復屈抑蓬蒿。不能効孔文舉之論。盛孝章。山巨源之薦。阮仲容而坐使之窮。愁於螺江。

如文字



龍洲之間天。之生堯臣者。何心而阨之者。何意操堯臣之子。奪者可以慄然而悔矣。

與張天生

宋文鑑尚批閱未竟。不欲草草成之。誠以古人之批閱。皆能與其書並傳。宋之謝疊山。婁迂齋。近時之唐荆川。茅鹿門。皆以著書之精神。而為批閱。其批閱亦即其著書之一種也。若其草草塞責。漫加以點抹。議論則是古人之精神。反因我之點抹。議論而湮沒矣。夫點抹議論。本以顯古人之精神。而其弊至於反

若細論之  
無論批抹  
即一點亦  
有難下處

使古人之精神湮沒。則不如去其點抹。議論之為愈此。弟所以遲之。而不敢輕耳。茲因小价繇金陵至閩門。附此轉寄。不盡縷懷。嗣當再悉。

復濟仲

濟仲尊兄足下。仁兄之端方俠烈。弟目中真不多見也。睽離以來。弟夙疴大作。邪火宿於三焦。從臚會騰躍而上。貫於顛。顛如焚。如灼。如烟之迫於甕。缶如沸湯之陡。激。醫者投以黃芪甘草。其勢益甚。復以涼瀉諸劑進之。亦徒奪人梁穀。罔有少効。今且五十餘日。



談之尚令  
人朵頤

矣。坐是杜絕酬應。避匿厭原山中。庶幾需之歲月。莫可霍然也。承示勾章海錯。弟聞之饒涎委地。卽擬扁舟東來。飽噉大嚼。以果生平。茹葢食茶之腹。復爲賤恙所苦。言之但有朵頤。雖然。弟且有海錯於此。嘗試展仁兄佳文讀之。其雄偉也。則巨鱗之鼓鬣。爲山飛沫成雨。其悍勁也。則蝥蟬之鉗蛟鬪虎。鬣帆之乘風衝濤。其綺麗也。則丁班之陸離。魴鯨之五色。其奇快也。則江珧柱之雲腴。露膏蠟房之脂凝。霧結其鮮秀也。則車蛤之美。舌白魴之雪形。弟朝而饗夕而殮。未

嘗或離去之仁兄。有以悅弟之心。更勝進珍異於樽俎之間。祇以悅弟之口也。且夫蜃市鰲峰。龍宮貝闕。變化千萬。蕩心駭目者。仁兄之文。靡不俱備。又何必舍此而別求東海之大觀也哉。弟把佳文以當臥遊焉足矣。

### 答梅惠連

捧讀翰示。反復淋漓。何其文之奇妙。而窈折也。仁兄借神仙之說。以論文章之遇。而弟請卽以神仙之事。復於仁兄世之所謂仙者。亦論其得仙與不得仙耳。



從一端推  
得無限層  
曲黍米中  
具許大世  
界絕世奇  
文

筆如車輪  
轉又復飄  
飄欲仙

至其昇天與否可勿論也。果其得仙也，昇于天而躡雲御風可也。卽不昇于天而巖棲谷處亦可也。何者？彼其爲仙者，固自在也。其所以爲仙者，何也？仙之道在于得丹，而丹之得在於得其所以成丹之法。日魄月華、玄珠白膏與夫五金四黃八石之類，皆丹也。然是數者之類，非卽丹也。烹之煉之，融之合之，而後九轉七返之神物見焉。苟其不能烹之煉之，融之合之，則雖有是數者之具，而丹亦決不能以成。然其不能烹煉融合也，而其爲丹之具，則固未嘗不同也。世之

爲丹者，異於是。徒習聞乎日魄月華、玄珠白膏與夫五金四黃八石之爲丹也，而實不知其爲何物。僞採之而僞造之，而亦以號於人曰：是其九轉七返之神物也。嗚呼！其得丹耶？其不得丹耶？其有不自殺殺人者否耶？設使其人別有倣詭幻妄之術，足以排空虛而凌閭闔，昇天則有之矣。其以語於成仙也可乎哉？夫劉安之雞犬，其所舐啄之藥器，此真丹也，非僞也。是故不獨劉安仙，而雞犬亦仙。其雞犬卽不昇天而已，成其爲雞犬之仙，至如左吳王眷傅生之徒，亦嘗



一應前  
分外奇觀

附安而昇天矣。然而安之所謂藥器固未嘗得而舐之。而啄之也。雖復昇天何益。今海內羣而効仁兄之文者。果其烹煉融合而得仁兄之所為丹法乎。抑徒舐啄於仁兄之藥器而為仁兄之雞犬乎。抑又偽採之。而偽造之乎。無亦偽採之而偽造之者之多也。彼以其俶詭幻妄之術。幸而富貴。亦如左吳王眷傅生之徒。幸而昇天。究至沉淪銷滅。與草木同腐。其不足以語於仁兄之雞犬明矣。而又何羨於其昇天乎。嗚呼。守聖賢之統。明先王之道。上之增華天地。次之輝

映古今。此仁兄真丹已成之候也。排空虛而凌閭闔。直聽之而已。而豈仁兄之所急也哉。

與友

古之善為文者。內有已足乎。已不得已。而後其言隨之。故其文有餘於氣。而無萎蕪不振之憂。氣有寬賒。急促而法生於其間。班孟堅。蘇明允。曾子固之徒。法主于寬賒。一篇之中。往復詳贍。而人不以為冗。左丘明。公羊穀梁之徒。法主于急促。峻潔自守。絕去支詞。而人不以為滯。其他如司馬子長。韓昌黎。出入于二

法生於氣  
固無一定  
之法漢人  
之文若無  
法而氣脉  
隱隱相属  
此深于法  
者



者之間而並臻其奧。是數君者。雖其所得之法。各有差殊。而其氣之淳。涵蘊崇汨。汨然探之。而靡窮用之。而莫殫。則自有文人。以至于今。未之或異也。舍氣而徒求之於法。其短才者。既有叔敖衣冠之誚。而無才者。或不免於刻鵠畫虎之譏。然古人之規矩尺度。未嘗不存於其間也。今之爲文者。吾惑焉。內無所得于已。而外欲有所飾。以欺於人。雜取經史子傳之語。排比櫛次。竊割以附於篇章之內。及循首尾而觀之。或前後畔越。而不自知。或顛趾倒置。而冥然罔覺。蓋併古人之規矩尺度。去之。以至於盡。而其於寬賒急促之際。求其氣之克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動乎其始。而應乎其終。如昔人所云者。豈可得哉。夫今之爲此者。乃不古之咎。而非過于學古之咎也。而世之小儒曲學。反指爲足下。及江右之流弊。不亦過歟。今足下之文。與江右之文具在。足下所云原委次第。瞭然可循。非虛語也。而小儒曲士。不察而槩譏之。因李斯而罪及于蘭陵。緣宰我而併憎乎洙泗。吠影無端。彈射四及。此則弟之所不解者。嗟乎。盛衰相激。理勢宜然。易



俗回風是在足下大力挽之而已。

與劉懷峰先生

仙者適性之名耳。凡自適其性而不役於塵俗鞅掌者，皆可以仙名之。而適性之樂，惟隱逸者得之爲深。夫其仰而登於高，而挹攬之無盡也；俯而瞰於深，而溯洄遡遊之靡窮也。烟雲之與浮沉，麋鹿之與出入，較之軒冕組佩，逐逐塵俗鞅掌者，其爲樂也。蓋不可同日而語矣。則其以許由巢父介子推陸通之流，而目之爲仙，宜也。然是數人者，其於隱逸之事，皆生而

好之。彼其視軒冕組佩，惟恐不脫去爲快，故能自適其性，爲獨深。至於負大用之具，不幸而不見錄於時，不得已而後托之隱逸。其於軒冕組佩固未嘗一日而忘也。雖其托之隱逸，而無聊不平，殆甚是。故憂憾憤懣，怨恨思慕之心，戰於中，而是非毀譽炎涼升墜之態，怵於外。彼其仰而登於高也，峰巒若爲之增，其僚慄俯而瞰於深也，波濤若爲之助。其勃怒衝涌烟雲，有愴怳之色；麋鹿盡蕭索之羣，是其所謂山水者，皆其焚和滑真之具也。又何適性之云乎？然則隱逸

緬思嘆老  
嗟卓其失  
也倍



者雖可名之。以仙隱逸而無聊不平者。其去神仙之道遠矣。惟其負大用之具。不幸而不見錄於時。而又能消釋其無聊不平之感。以自適其性者。斯真隱而仙者也。先生殆其人乎。

與友

僕生平無他嗜欲。聲色裘馬。間涉焉而未嘗好。彝鼎玩器。法書名畫。好之而未嘗溺也。好而溺。溺而不復返。惟圖史爲然。雖其所藏。未能如魯壁汲冢。羽陵陶穴。顧世所稱說。瓌文秘冊。笥篋中所不可少者。亦稍

稍備之矣。家世清貧。無從得重貲。購墳典。家大人早歲頗留心焉。爲曹郎時。所入俸。悉以付之書。賈稍至萬卷。有奇。萬曆丙午。弗戒于祝融。數十年來。訪求于南北者。一夕之頃。化爲灰燼。家大人進孺子教之日。汝知之乎。夫物忌多嗜。欲忌無厭。書者物之清妙。而嗜欲之靜遠者也。多而無厭。造化且弗使爲吾。有况其他乎。僕不肖。悚然于家大人之言。念凡物之爲我。有皆非我有之物矣。顧耽僻成性。弗克自治。數年來。頗違家大人之戒。好而溺。溺而不復返之。故其所聚



全體八大  
家出筆卽  
是

歛蓋又多至三萬卷有奇矣。雖然吾安知今所有三  
萬有奇更數年後不又如向者一夕之頃歸之祝融  
乎。卽幸而不歸之祝融安知吾子若孫不棄之鼠蠹  
昇之豪家大族乎。卽幸而吾子若孫不棄之鼠蠹不  
昇之豪家大族安知更一世二世數世不淪于烏有  
也。隋嘉則之三十七萬卷焉而亡。唐乾元之七萬餘  
卷焉而亡。宋弘文之二十萬卷焉而亡。彼以人君之  
尊威殿閣之崇邃守之曾不能一瞬。况以僕之瓊瑣  
三萬有奇乎。其好而溺溺而不復返以違家大人之

戒真惑之甚者也。然僕之所藏者僅以自娛耳。他非  
所知也。

蕭士瑋

伯玉三我江西泰和人  
春浮園集

復錢閣下

完刻藏本不肖雖有其心每念出世希有功德必副  
托於稟願再來之人浮屠合尖不能不望之於兩足  
尊矣先經而後律論較正必屬名宿一一謹遵台命  
容臺一園悉皆道力莊嚴半山平遠非所敢望夫生  
天宮者以得聞鼓音卽爲福緣况身兜率內院而敢

借玉尺牘  
皆有味外  
之味韻外  
之韻



以狹劣自棄乎。某有惟力是視。以不負尊委耳。

與楊寨雲

兄高臥於無伴塢。弟浮沉於南容臺。軌迹有行藏之異。通識無隱顯之殊。遠志小草。各局所安。均未能得之。濠上也。經云利刀割泥。泥無所成。刀日就損。苟能按指發光。則無處非游刃之地矣。我自調心亦止可與兄道也。

與田中丞

道上逢小汪。青衫欲濕。宛似白公。聽琵琶。潯陽江頭時也。問其所之。將入吉而投。田中丞我謂如此。可以不窮矣。昔人買駿骨。千金不惜。况此子久擅燕臺之譽乎。每念郭令公。寇萊公。乃足辦賊其手段。原自不同。故欲以小汪相試耳。

與錢牧齋

梅公往北。某雖留滯於南。南中風景大異往昔。情懷益蕭索。妄意買一妾。少資陶寫。然倉卒難于得人。不免苟且塞責。空有其累。寧復得佳味耶。乃知苟之一法。除居室外。都用不着耳。聞翁近得佳人。故是才子。

諸語韻語  
存沒緊要  
人只索如  
是

買妾但須  
苟完矣便  
自勝人



蓋緣宿世精進。乃能獲此秀媚。以是益自咎前生脩行之不得力也。兩奉手教。殷殷篤摯。庚桑思見老子。日夜無間。但盛暑遠涉。重趼難進。不能無待於清秋耳。近事難道不足道。不如不道也。

又

咄咄怪事。瑋爲眠食不安者月餘。世議迫隘。蛇蝎一器聚發。狂鬧正人。君子必不見。螫子瞻諸公。累見於前事矣。然困阨之中。無所不有。天佑正人。窮而愈明。諦觀往局。亦未有不獲護持而安全之者。所云如國

手。恭不煩大段用意。終局便須羸也。然國手亦已苦矣。顧翁當此際。亦惟有弘以達觀。付以宿因。庶無往而不平耳。瑋一官無所事事。而能使此身不得自由。亟圖扁舟。一往見翁而不得。季弟家來候。欲與言者。可與之言也。

與蔣盤初

區區雞肋職。卑務簡。頗與才稱。昔人云。偶寄一微官。婆娑數株樹。此則披榛出門。排草入室。在人不堪。其憂弟差不改。其樂耳。想仁祖欲知弟近况。寄此以發

韻絕



一笑。

與詹月如

以好筆祈  
請行好事  
豈不可傳

弟非盛寒不出。實病甚不能出也。紙窗夜雪。因念號寒之衆。不減啼飢。而此中冷舖。慘於寒獄。昔人云。此時卽佛出世也。救不得。惟公等可以救得也。其嚴出一示。力禁五城。自此日起。至二月初旬止。不許各舖錮一平民。卽於所空福堂。隨就地。面暫移。煖獨無告。宛轉就死於冰窟。雪窖者。以實之。則此出彼入。俱可少緩。須臾之死。此不過費諸老數點墨。遂立。而肉之矣。偶得一善。卽思入告。皆體好生無已之心也。

與錢仲馭

弟事事認真。骨體不媚。真勢力。假聲氣。全不爲動。一肚不合時宜。必不爲世所容。獨兄愛此。古董摩挲之。不置。所謂一人知己。死不恨矣。

與友人

知杜門窮經。不敢相擾。絕利一源。用師百倍。弟且從壁。上賀戰勝於鉅鹿也。



復卓去病

相別凡幾易裘葛矣。心衰貌改。已非故吾。老冉冉其  
將至。懼脩名之不立。如翁五經紛綸。幾奪大春之席。  
叔孫穆子所稱不朽。翁已身有之矣。然至精之器。非  
羣粗所接。弟雖非夔曠。聞絃賞音。粗知雅曲。諸書決  
不可不令。弟盡讀之也。南銓如退院僧。日煨折脚鑪。  
菴糙米飯耳。酒資三金奉致。此懶而殘之所餘也。知  
已可無以官物見餉為憂耳。

結隣集卷之三終





